

欽定舊唐書

卷之十
七二五二

舊唐書卷二十五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志第五

禮儀五

唐禮四時各以孟月享太廟每室用太牢季冬蜡祭之後以辰日臘享於太廟用牲如時祭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又時享之日修七祀於太廟西門內之道南司命戶以春竈以夏門厲以秋行以冬中霤則於季夏迎氣日祀之若品物時新堪進御者所司先送太常與尚食相知簡擇精好者以滋味與新物相宜者

配之太常卿奉薦於太廟不出神主仲春薦冰亦如之
武德元年五月備法駕迎宣簡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
神主祔於太廟始享四室貞觀九年高祖崩將行遷祔
之禮太宗命有司詳議廟制諫議大夫朱子奢建議曰
按漢丞相韋玄成奏立五廟諸侯亦同五劉子駿議開
七祖邦君降二鄭司農踵玄成之轍王子雍揚國師之
波分塗並驅各相師祖咸翫其所習好同惡異遂令歷
代祧祀多少參差優劣去取曾無畫一傳稱名位不同
禮亦異數易云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豈非別嫌疑慎微
遠防陵僭尊君卑佐升降無舛所貴禮者義在茲乎若

使天子諸侯俱立五廟便是賤可以同貴臣可以濫主名器無準冠履同歸禮亦異數義將安設戴記又稱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若天子五廟纔與子男相埒以多爲貴何所表乎愚以爲諸侯立高祖以下并太祖五廟一國之貴也天子立高祖以上并太祖七廟四海之尊也降殺以兩禮之正焉前史所謂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此其義也伏惟聖祖在天山陵有日祔祖嚴配大事在斯宜依七廟用崇大禮若親盡之外有王業之所基者如殷之立王周之后稷尊爲始祖儻無其例請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一室考而虛位

將待七百之祚遞遷方處庶上依晉宋傍愜人情於是
八座奏曰臣聞揖讓受終之后革命創制之君何嘗不
崇親親之義篤尊尊之道虔奉祖宗致敬郊廟自義乖
闕里學滅秦庭儒雅旣喪經籍湮殄雖兩漢纂修絕業
魏晉敦尚斯文而宗廟制度典章散逸習所傳而競偏
說執淺見而起異端自昔迄茲多歷年代語其大畧兩
家而已祖鄭立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
之文貴賤混而莫辯是非紛而不定陛下至德自然孝
思罔極孺慕踰匹夫之志制作窮聖人之道誠宜定一
代之宏規爲萬世之彛則臣奉述睿旨討論往載紀七

廟者實多稱四祖者蓋寡校其得失昭然可見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尚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憲干寶之徒或學推碩儒或才稱博物商較今古咸以爲然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非有國之茂典不刊之休烈乎若使違羣經之明文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之篤論尊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偏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各位不同者也况復禮由人情自

非天墜大孝莫重於尊親厚本莫先於嚴配數盡四廟
非貴多之道祀逮七世得加隆之心是知德厚者流光
乃可久之高義德薄者流卑實不易之令範臣等叅議
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制式遵舊典庶承
宗之道興於理定之辰尊祖之義成於孝治之日制從
之於是增修太廟始崇祔弘農府君及高祖神主并舊
四室爲六室二十三年太宗崩將行崇祔之禮禮部尚
書許敬宗奏言弘農府君廟應迭毀謹按舊儀漢丞相
韋玄成以爲毀主瘞埋但萬國宗饗有所從來一旦瘞
理事不允愜晉博士范宣意欲別立廟宇奉征西等主

安置其中方之瘞埋頗叶情理事無典故亦未足依又
議者或言毀主藏於天府祥瑞所藏本非斯意今謹準
量去祧之外猶有壇墠祈禱所及竊謂合宜今時廟制
與古不同共基別室西方爲首若在西夾之中仍處尊
位祈禱則祭未絕祇享方書舊儀情實可知弘農府君
廟遠親殺詳據舊章禮合迭毀臣等叅議遷奉神主藏
於夾室本情篤教在理爲弘從之其年八月庚子太宗
文皇帝神主祔於太廟文明元年八月奉高宗神主祔
於太廟中始遷宣皇帝神主於夾室垂拱四年正月又
於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四時享祀如京廟之儀

廟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則天尋又令所司議立崇
先廟室數司禮博士崇文館學士周悰希旨請立崇先
廟爲七室其皇室太廟減爲五室春官侍郎賈大隱奏
曰臣竊準秦漢皇太后臨朝稱制并據禮經正文天子
七廟諸侯五廟蓋百王不易之義萬代常行之法未有
越禮違古而擅裁儀注者也今周悰別引浮議廣述異
文直崇臨朝權儀不依國家常度升崇先之廟而七降
國家之廟而五臣聞皇圖廣闢寶崇宗社之尊帝業弘
基實等山河之固伏以天步多艱時逢過密代天理物
自古有之伏惟皇太后親承顧託憂勤黎庶納孝慈之

請垂矜撫之懷實所謂光顯大猷恢崇聖載其崇先廟
室合同諸侯之數國家宗廟不合輒有移變臣之愚直
並依正禮周惇之請實乖古儀則天由是且止天授二
年則天旣革命稱帝於東都改制太廟爲七廟室奉武
氏七代神主祔於太廟改西京太廟爲享德廟四時唯
享高祖已下三室餘四室令所司閉其門廢其享祀之
禮又改西京崇先廟爲崇尊廟其享祀如太廟之儀萬
歲登封元年臘月封嵩山迴親謁太廟明年七月又改
京崇尊廟爲太廟仍改太廟署爲清廟臺加官員崇其
班秩聖曆二年四月又親祀太廟曲赦東都城內中宗

卽位神龍元年正月改享德廟依舊爲京太廟五月遷武氏七廟神主於西京之崇尊廟東都創置太廟太常博士張齊賢建議曰昔孫卿子云有天下者事七代有一國者事五代則天子七廟古今達禮故尚書稱七代之廟可以觀德祭法稱王立七廟一壇之廟而七莫不尊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代不遷祫祭之禮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昇合食於太祖之室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商之立王周之后稷是也太祖之外更無始祖但商自立王以後十有四代至湯而有天下周自后稷已後十有七代至武王而有天下

其間代數旣遠遷廟親廟出太祖之後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其後漢高祖受命無始封祖卽以高皇帝爲太祖太上皇帝之父立廟享祀不在昭穆合食之列爲尊於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卽以武帝爲太祖其高祖太皇處士君等並爲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卽以宣帝爲太祖其征西豫章潁川京兆府君等並爲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歷茲已降至於有隋宗廟之制斯禮不改故宇文氏以文皇帝爲太祖隋室以武元皇帝爲太祖國家誕受天命累葉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爲太祖中間代數旣近

列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唯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帝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合食之數今皇極再造孝思匪寧奉二月二十九日勅七室已下依舊號尊崇又奉三月一日勅旣立七廟須尊崇始祖速令詳定者伏尋禮經始祖卽是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周朝太祖之外以周文王爲始祖不合禮經或有引白虎通議云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武王爲太宗及鄭玄註詩雍序云太祖謂文王以爲說者其義不然何者彼以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謂文王爲太祖耳非祫祭羣主合食之太祖今之

議者或有欲立涼武昭王爲始祖者殊爲不可何者昔在商周稷卨始封湯武之興祚由稷卨故以稷卨爲太祖卽皇家之景帝是也涼武昭王勲業未廣後主失國土宇不傳景皇始封實基明命今乃捨封唐之盛烈崇西涼之遠構考之前古實乖典禮魏氏不以曹叅爲太祖晉氏不以殷王邲爲太祖宋氏不以楚元王爲太祖齊梁不以蕭何爲太祖陳隋不以胡公楊震爲太祖則皇家安可以涼武昭王爲太祖乎漢之東京大議郊祀多以周郊后稷漢當郊堯制下公卿議議者多同帝亦然之杜林正議獨以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

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竟從林議又傳稱欲知
天上事問長人以其近之武德貞觀之時主聖臣賢其
去涼武昭王蓋亦近於今矣當時不立者必不可立故
也今旣年代寢遠方復立之是非三祖二宗之意實恐
景皇失職而震怒武昭虛位而不荅非社稷之福也宗
廟事重禘祫禮崇先王以之觀德或者不知其說旣灌
而往孔子不欲觀之今朝命惟新宜應慎禮祭如神在
理不可誣請準勅加太廟爲七室享宣皇帝以備七代
其始祖不合別有尊崇太常博士劉承慶尹知章又議
云謹按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此

載籍之明文古今之通制皇唐稽考前範詳採列辟崇
建宗靈式遵斯典但以開基之主受命之君王迹有淺
深太祖有遠近湯文祚基稷禹太祖代遠出乎昭穆之
上故七廟可全若夏繼唐虞功非由鯀漢除秦項力不
因堯及魏晉經圖周隋撥亂皆勛隆近代祖業非遠受
命始封之主不離昭穆之親故肇立宗祊罕聞全制夫
太祖以功建昭穆以親崇有功百代而不遷親盡七葉
而當毀或以太祖代淺廟數非備更於昭穆之上遠立
合遷之君曲從七廟之文深乖迭毀之制皇家千齡啓
旦百葉重光景皇帝濬德基唐代數猶近號雖崇於太

祖親尚列於昭穆且臨六室之位未申七代之尊是知太廟當六未合有七故先朝惟有宣光景元神堯文武六代親廟大帝登遐神主升祔於廟室以宣皇帝代數當滿準禮復遷今止有光皇帝已下六代親廟非是天子之廟數不當有七本由太祖有遠近之異故初建有多少之殊敬惟三后臨朝代多儒雅神祔事重禮豈虛存規模可沿理難變革宣皇旣非始祖又廟無祖宗之號親盡旣遷其廟不合重立若禮終運往建議復崇實違王制之文不合先朝之旨請依貞觀之故事無改三聖之宏規光崇六室不虧古議時有制令宰相更加詳